

秦腔現代劇

賣棉

鄭世光 編
隴農



長安書店出版

秦腔現代劇

賣 棉

鄭世光 隴 農 編 康浩設計封面

※

長 安 書 店 出 版

西安東大街 318 号

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 002 号

新華書店陝西分店發行

※

開本：787×1092 1/64 印張： $\frac{5}{16}$ 字數：7,200字

1958年12月第 一 版 195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0,000

統一書號：T10095·416

定價：(乙)0.04元

卖 棉

时间：阴历腊月。

地点：陕南农村。

幕启：一个翻身农民的家庭，清洁整齐，墙上挂着毛主席象。张贵明揣着一捆黄棉花上。

张贵明：（唱）

自从村里把社建，
生活过的实在甜，
不愁吃来不愁穿，
家家户户笑开颜。
今冬庄稼绿一片，
来年定是丰收年！
昨日供销社里去买盐，
看见毛衣好毛线。
我有心赶快买一件，
只是手头没现钱。
思前想后没法办，

我只好集上卖棉走一番。（落）

（白）秀英娘！秀英娘！

張 妻：（內应）来了！

（張妻手拿拐子拐綫，上）

（唱）

秀英爹叫我为那桩？

快快与我說端詳。

張貴明：（唱）

十冬腊月天气寒，

我想买件毛衣穿，

你快帮我把棉花拣，

卖了棉花換現錢。

張 妻：（唱）

好毛衣一穿渾身暖，

你能买下你就穿。

爱国棉花咱已全卖，

剩下黃棉装衣穿。

你要拿去把它卖，

看能卖上几个錢？

張貴明：（唱）

你真是個糊塗蛋，
難道不知咱娃是個收購員？

張 妻：（唱）
收購員來收購員，
分等論價都一般。

張貴明：（唱）
管他一般不一般，
我有我的巧打算！（落）

（白）俗話講的好：“胳膊肘子朝
里灣”，不管怎麼說，我也是她的親
爹，我把這黃棉花揩去，她不給評個
頭等，也給評個二等。

張 妻：（一邊揀棉花，一邊反駁）哼！還說
什麼頭等二等，我看連收購標準也不
夠。

張貴明：（不耐煩的將棉花收入背斗揩起，把
旱煙袋插在腰帶上）

（唱）
老婆子莫要和我來叨咀，
這黃棉我還要賣個好價錢。

只要我娃有心眼，
划个头等不作难。

張 妻：如今的干部作事，还能徇私情，讲面子？我看你是想碰钉子丢人去呢！

（下）

張貴明：唉！妇道人家说话，总是个不吉利！

（出門、繞場）

（唱）

揹起棉花走的欢，
收购站不远在跟前。
三两步来到收购站，
不知我娃在那边？

（白）噢！那不是我娃秀英嗎？真是来的巧呵！哈哈哈……（放上背斗）秀英！
秀英！

（張秀英上，見張貴明，高兴地）

張秀英：爹，你这时候赶来做什么啦？

張貴明：（四顧无人，低声向張秀英）听说供销社来了好毛衣，爹早就想买一件，就是手头不方便，今儿把咱这些棉花

措来，你給爹称一下，卖了好买件毛衣穿。

張秀英：爹，我不是說等工資发了，給你老人家买一件，你急啥哩？

張貴明：爹怕等妳发了錢，好毛衣都卖光了。妳看这棉花能評个几等？

張秀英：（翻花看）哎呀爹，你看这棉花又黃又脏又碎，我們收购站根本不收！

張貴明：咱这棉是不好。可是，可是……可是評个二等还行吧！

張秀英：爹！那咋能行呢？

張貴明：咋不行？公家的事，馬馬虎虎也就过去了，何必那样認真？

張秀英：爹，那不行呀！（唱）

爹爹說話理不通，
徇私舞弊怎能行！
收购棉花意义重，
絕不許任意徇私情。

張貴明：（低声唱）

我娃說的对是对，

可是还看誰对誰。

張秀英：（唱）

对誰对誰都一样，
分等論价理应当。

張貴明：（生气的唱）

妳不收了就作罢，
嘮嘮叨叨为那条？
这棉花我也不卖它
拿回家塞进炉里一火烧！
（揩上棉花欲走）

張秀英：爹！不怪女儿說你，你的私心也太重了。

張貴明：哼！用不着妳教訓我！

張秀英：爹！那你先回去，女儿把今天的帳結一下，咱父女回家再說。（下）

張貴明：哎！好气呀！（唱）

死丫头做事真太狠，
越思越想越气人！
不收棉花且莫論，
說我自私真伤心。

低头不語往前走，
不觉又到我家門。

（进門、放下棉花，叹口气，坐着抽旱烟。張妻上，見狀，暗笑背唱）

張 妻：（唱）

老头子回来不吭声，
一定是棉花沒卖成。（落）

（白）待我上前問过。（向張貴明）
秀英爹，你回来了！

張貴明：（只管抽着旱烟，沒吭声。）

張 妻：你到供銷社里去买毛衣，买了一件綠的还是兰的？套头的还是对襟的？拿出来叫我老婆子也开开眼界。

張貴明：沒买下！

張 妻：那么，一定是卖光了？

張貴明：要三十件二十件都有呢！

張 妻：（故作不解）咦！那你为什么沒有买呢？

張貴明：棉花沒有卖掉，手里沒錢，难道能把人家的毛衣搶着来？

張 妻：（裝做才看見棉花）噢！我還沒瞧見呢，你咋又把棉花原封儿揣回來呢？

張貴明：不賣了，揣回來我要把它燒掉！

張 妻：哎呀呀！今日你回得家來，氣勢洶洶，掏不出一句好話，就象誰欠了你二百錢！竟究竟是誰把你得罪了呢？

張貴明：哼！妳養下的好女子！

張 妻：我女子怎麼樣了？

張貴明：你听呀！（唱）

我揣着棉花集上走，
收購站尋見那死了頭。
死了頭說我太落后，
說的我霎時滿臉羞。

張 妻：（笑）原來如此呀！（唱）

老頭不必把氣生，
我女做的很公正。
公私一定要分明，
不合標準豈能成。
不怪秀英批評你，
怪你思想沒搞通。

張貴明：去妳的吧！（唱）

老婆子講話理不通，
講國法還應講人情。

張妻：（唱）

人情不能這樣講，
為公忘私也應當。（落）

張貴明：公公公，私私私，為公也不能忘了父女之情，連件毛衣也不給我買！

張妻：哎呀呀！你想毛衣卻快把你想瘋了！
只要我秀英有錢，她會給你買上一件的。

張貴明：哼！靠不住，我還沒養下那樣孝順的女兒呢！

張秀英：（手提包袱，內裝毛衣兩件上）
（唱）

下班以後回家轉，
兩件毛衣包裏邊。
試將貨物比人心，
去把爹爹勸一番。（落）
（進門白）爹！媽！

張貴明：（斜瞟一眼，扭头向后）

張 妻：噢，秀英妳回来啦？（吮咀示意張貴明生气）

張秀英：（点头会意）爹！你今天为什么不高兴呀？

張貴明：我高兴的很！（仍不望秀英）

張 妻：秀英，妳不知道，妳爹想买一件毛衣……

張貴明：妳不要說了，什么衣裳我也不要了！

張秀英：（笑）如今天气很冷，爹爹有一件毛衣穿在身上，暖暖和和的也好呀。

張貴明：我还没有那么大的福气！

張 妻：我說秀英啊，你如果手头有錢，就給你爹买上一件。

張貴明：（暫且不語只听女儿怎么說）

張秀英：能行，能行！我早就有这个計劃。

張 妻：（笑問張貴明）老头子，你看咋着呢？我娃早就打算給你买毛衣呢。

張貴明：哼！买来了才算事，如今还不是个空头子人情！

張秀英：（笑着打开包袱，先取一件綠毛衣）
我已經給你老人家買來了——一件毛衣。

張 妻：（急忙接過）老头子，我娃已經給你
把毛衣都買來了。你看，這厚墩墩兒
的，軟綿綿兒的，多好啊！

張貴明：我不看！

張 妻：你這人也太不通情理了，我娃好心好
意的給你買回來了，你就看一下，不
要委屈了娃的一片好心。

張貴明：拿來我看。（接過細看一遍）老婆
子，你也沒見過好東西，把這個貨也
當成好的了！

張 妻：你說那兒不好？

張貴明：妳看，這毛太粗，綫打的不勻，織出
來的衣裳就有些疙疙瘩瘩的。這一定
是下等碎毛湊合下的，算不上好貨。

張 妻：算了吧！我娃好心好意給你買來了，
你就穿上算了，還挑剔什麼？

張貴明：妳不懂，妳就少多咀！（向秀英）這
一件毛衣賣多少錢？

張秀英：爹，這一件要賣十二元呢。

張貴明：胡說：這樣的貨色，八元我還嫌貴呢！拿去，我不要。

張秀英：爹，十二元不貴。

張貴明：不貴？豆腐要賣肉的價錢，還說不貴！

張妻：嫌貴你就不要穿了，人家的東西，又不能白白送給你！

張貴明：老婆子，你懂得什麼！（唱）

常言道一分錢兒一分貨，

麻布怎能比綾羅！

這毛衣定價太高了，

打個六折才適合。

張妻：哼！白送給你才高興呢！

張貴明：你……

張秀英：（笑向張妻）妳不要和我爹爭吵了，剛才爹爹說的倒是对着呢。（又从包袱里取出另一件兰色毛衣）爹，你看這一件怎麼樣？

張妻：（先接過）哎呀！秀英，妳怎么一下

就买了两件？

張秀英：媽，不是。我不知道爹他喜欢那一种顏色？因此帶了两件，好让爹爹来挑。

張妻：（笑）噢！我娃想的可周到了！（将毛衣递给張貴明）你是行家！你識貨！那你就再看看这一件。

張貴明：（接过，細看，喜形于色）哎呀，好呵！

（唱）

这一件毛衣实在好，
綫細毛軟真个嫖。
两件毛衣一比較，
好坏自然就分曉！（落）

（白）俗話講的好：“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这两件东西摆在一起，那个是上等，那个是次等，不就明明白白了！

張妻：只有你明白！別人都是糊涂虫！

張貴明：（笑喜喜地）秀英，我看你爹就把这

件兰的留下吧。不知定价是多少？

張秀英：爹！定价是九元五角。

張貴明：咦，不对呀！这一件綠的是次等貨，定价是十二元。这一件兰的是上等貨，怎么反而成了九元五角了呢？

張秀英：（笑）剛才我說十二元，是和爹爹耍呢！

張貴明：（笑）原来这丫头和爹开玩笑呢！

張秀英：爹，两件毛衣一比，倒把爹爹的真心話比出来了。

張貴明：看这娃說的爹爹我活了几十岁，啥时候可說的不是真心話呢？

張 妻：嗯，你想一想吧，不說別的，就今日你卖棉花的事情，就有些問題。

張貴明：咳！妳又提起这个来了！

張秀英：爹爹呵！（唱）

貨物好坏有等級，

價錢自然有高低。

孬的根本不能收，

怎能还說往上提？（落）

張貴明：对着呢，啥貨卖啥价錢嘛！

張秀英：爹爹阿！（唱）

啥貨就要卖啥价，

爹爹講的实不差。

但爹爹說的話却不算話，

卖棉花的思想你应检查。

張貴明：（难为情地）咳！提起爹卖棉花的事情……咳！难說，难說！

張 妻：誰对誰錯？你就干脆講你的实話来！

張貴明：說实話嘛！我，我……

張秀英：爹，在旧社会里，資本家做生意，都是为个人賺錢呢。他們收购人民的工业产品时，压等压价，連哄帶騙；他們出售商品的时候，又将次貨冒充好貨，抬高价錢，咱們吃不尽的大亏。如今咱們的企业都是社会主义的企业，定价公平，于公于私，都不吃亏，如果咱們把孬棉花頂了好棉花，那就对不起国家了！

張 妻：都怪妳爹的眼睛太小了，想借我娃是